

越  
縵  
堂  
文  
集

# 越縵堂文集

## 卷三

會稽 李慈銘

### 四君詠序

光緒十八年

四君者故兵部尙書山東巡撫大興張勤果公曜故東閣大學士朝邑閻文介公敬銘故鴻臚寺卿歸善鄧君承修故工部尙書壽陽祁文恪公世長也余與鄧君雅故同官於朝朝夕相聚蓋十餘年勤果則自西域入朝始相見甫半載別去而書問殷殷踰於故交文介來長戶部僅以公事相見曹署三年中不過四五也然折節於余肯受余之盡言有故交執友所難者文恪久官京師撫塵曠絕三十餘年中嘗兩遇於廣坐及同官臺中甫數月亦惟公事旅見二三次而相期甚至以古人見待四君皆一時偉人其所建樹或已顯於世或不能自見而守正嫉邪孜孜爲國鴻臚年少余十餘歲事余在師友間抗槩奮迅風采照天下卒以此爲要人所忌鉏

銛去官乞歸養親又爲大吏所齟齬鬱鬱以死尤爲可悲中丞以儒家子  
納秩從軍二十餘已立功河朔及從左文襄出師關外萬餘里掃穴犁庭  
疏勒烏孫復歸版籍奇績軒天地至填撫齊魯治河尤有勞然其殤也以  
東三省邊界多事欲整率舊部效命黑山白水間嘗貽書於余悵悵以身  
將老諸帥多死思盡力爲國捍邊余未及報而計至所謂設而猶視者相  
國以治賦稱嘗司胡文忠曾文正軍餉又比之劉晏清操絕俗其入掌邦  
計倣國計簿綜括天下財賦句稽出入世頗以聚斂目之然爲國家計久  
遠竭盡心力追劾戶部三貪吏逮捕浙人大猾胡某尤快人心黜志曹郎  
不職者十餘人不顧嫌怨及入政府卒以剛勁爲織人所扼沮礙萬端主  
眷遂衰憂危去國身後贈典猶從減削司空承其家法廉靜自持晚際時  
艱懃懃憂國雖不自表異而遇事守正比長冬官時同事者巧宦取容曹  
司承風諧媚競利習爲故然深痛疾之而不能勝居常邑邑至殤之日家  
無餘資嗚呼四君皆躋通顯而其既也皆不得意於世中丞遭際爲最亨

然歿後負累鉅萬聞其病甚時至斥距醫藥求速死是皆可悲也余窮於世交游幾絕而如中丞鴻臚之傾心投分相國之折節司空之引重有踰於尋常萬萬者自昔年歲在辛卯中丞薨於歷城年甫六十今年歲在壬辰相國薨於虞鄉年七十六閏六月鴻臚卒于家八月司空薨於位年六十八感哲人之繼逝傷吾生之僅存夫傷鄧欵張交期恒有若文介文恪未嘗有杯酒之歡從容之雅然而袁宏之賦士行豈爲胡奴孫綽之泣眞長何干季野蓋燥濕之應不以高下殊膠漆之投不以久暫判銅山崩而洛鐘應桑葉落而長年悲豈特郢斤輟操牙弦絕響蓋彌有林焚鳥槁川竭魚枯之痛焉逝者不作後世難誣徐孺奠雞或生芻之未具林宗慟野知大厦之難支擬紫陽之續騷我有兼痛較昌黎之哀董彼止私情小雅能誹長歌當哭各爲一詩以弔之後之覽者可以悲焉

沈露薌教諭六十壽序

同治四年七月

壬戌予在京師與蕭山沈君寬夫相識退然恭謹如不勝衣必知爲君子

也既又識其兄衡夫躬窮謙畏兄弟怡然自相師友益愛重其家法謂必有所受者願與二君交儻如也未及以詢癸亥夏寬夫春官下第乃歛歔謂予曰藻芬兄弟束髮受書以至今日皆家君耳提面命之家君內行肫竺與人交久而益敬造次言動必於禮事事詔小子以法家君少爲高材生文雋一時老不得鄉舉僅以年例充恩貢生就教諭平日舉所爲文法授藻芬兄弟惟盼藻芬輩得成厥名以償夙志藻芬家貧父子兄弟淬學自勵冀振其家聲而今藻芬又被放是不能率吾父之教也吾父已老藻芬自此亟謀祿仕不能復事此矣予乃信衡夫兄弟之果有得於家教而始知教諭君之品節問學固宜有賢子以大其世也嗣與其兄弟益親而與寬夫尤密未幾天子詔擇舉人之資深有品望者赴廣西以州縣用寬夫與其選遂往桂林連攝羅城義寧以文學爲當路所知駸駸向用今年乙丑八月當教諭君六十覽揆之辰時厥配滕孺人適四十初度衡夫自粵西歸以廉泉丹砂慶其親而予亦以謁告還里衡夫屬予言爲壽夫教

諭君以純懿之行約居獨善垂裕後人而今白首強健所儷貞淑相與有成子孫份份有學有仕以視世之貴顯而旋即衰隕或身尙在位而後嗣不肖四顧自傷者其豐悴爲何如也又況敦諭君神明堅固年德日茂行將拜几杖羊酒之賜寬夫騰蹕王路瞬息銀艾而衡夫將以其文連掇上第兄弟貴盛眉專燕喜予且附于子弟之列攝齊登堂長奉一觴以爲先生祝也謹序

六冊五十五頁下

封奉直大夫工部都水司主事兩淮新興場鹽課大使陳君六十壽

序 同治二年十二月

粵賊之起數千里無完郡縣而江左省垣最先受兵獨至今十餘年屹然成大藩其先捍大患者巡撫張文毅公按察江忠愍公陳尙書孚恩功爲最慈銘嘗伏讀顯皇帝實錄載南昌被圍自癸丑之春訖秋不解天子焦勞顧無由遣將帥爲援上游楚師亦按堵不出而卒能保全危疆者蓋由饒道之不絕其饒道不絕者實恃忠愍以奇軍合建昌之義師扼進賢門

外武陽渡爲城中聲援以通撫建兩郡之路其總義師者則尙書之從弟伯海君及楊郡守堃吳編修嘉賓也圍解當事者上功君獨力辭名亦卒不達天子嗚呼觀于辭者與聽其辭者則人之賢否可見而國家軍府之事可太息矣慈銘惟新城陳氏自擬齋先生以道學文章提倡南服後嗣蔚興蟬冕相耀慈銘又讀近儒姚鼐惲敬兩君文集甚推美陳氏世德之厚與積慶之長蓋我朝二百年中所謂鋌鏤龍甲者也君之大父侍郎公以清節幹才受知仁宗皇帝歷數藩督京庾皆仕宦膏腴地而再世之後產不給食君俛首就吏浮湛鹽筴之間素風彌劭至南昌之役君早以憂歸世業垂盡猶復盡斥所有毀家以紓一省之難既口不言功矣避賊轉徙八口莫饘仍以原官挈挈淮上栖栖垂老始獲版授然則君之所遇可爲用人者惜而君之所行則固世家喬木之所重賴者也今年六月爲君六十覽揆之辰君子工部主事騏與慈銘爲執友屬慈銘一言以壽君慈銘世之棄人也言何足以詡世而騏之請不可却也爰從騏受君事略騏

績學氣節士其言可信敬次其大者以侑觴驥又言曰家君爲學醇持躬  
謹待族黨有恩其始仕淮以緝屯私清鹽引爲邵陽魏源所知此皆非君  
之所重故不最

一冊八十  
頁上

### 王景瑗表兄六十壽序

孟子有言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余以所謂人爵者非必論階級也士生  
今世科名祿秩之事與品節學問邈不相及天亦無如之何婦孺之稍有  
識者亦知此事之無足重而況忠信自學之儒乃反援以爲程其亦悖矣  
蓋惟盡其力之所能視天之所付者以自效於一官而內脩其身近化其  
家教其子弟以及門生鬱然譚然各有成就太和之氣溢於遠近是則天  
人交貴而福祿壽考不期而集其所謂從之者非歟中表兄王君景瑗善  
人信人也學裕而文高顧久困於鄉十七試而不遇以明經就學官今年  
六十矣歲丁丑五月爲君覽揆之辰明年二月君配俞宜人亦周甲眉壽  
令子子獻孝廉入都徵言於余余謂君之可壽者蓋有數端周禮有之曰



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近世官之可自效者督撫而下惟縣令而縣令不易爲其次則學官耳承古師儒之職而以教士爲務可以端士之始習而裨教化之本君三爲是官恂恂善誘於事之可爲者無不爲其在婺州最久屬軍興時以弦歌兼保障如復壽昌守蘭谿定東陽之變所全活皆亡算是其致壽者一也驗善氣者先於家庭君教諸子皆成偉器而循循禮法孝友無間長子根仙秀才有神童之譽甫冠而歿其婦孫絕食以殉世所稱王烈婦者也次子孝廉年少穎發而器量老成銳精於學聞望日進子詒子簾皆溫文好古蜚聲橫舍朝有綽楔之旌門連秀孝之舉家法之美化及鄉國此其可壽者二也君精靈素之學洞究原始身諷力行無貴賤遠近皆爲診視雖大寒暑不懈箸醫辨十二卷守其法者足以十全不失此其可壽者三也君善與人交顏降而溫言必盡意以余之無似爲衆所棄而君視余益厚乙丑丙寅窮悴屏居復遭大故雖戚友亦若不相識其屢過慰藉者惟君而已今余亦已五十衰疾無狀而聞君神明強固

齒髮如少壯然則天之壽君者其曷有艾也

誥封太宜人胡年伯母郭太宜人八艷壽序

天下鼎鐘華廡之樂聞而歆羨者非人也獨至堂有壽母耄期不衰子孫歲時奉觴稱慶則雖持莊生之惜尋榮期之言者無不動色相告如葵施之仰喬松窪潦之瞻慶雲也余同人中親年至八十者蓋僅一二數今歲在涪灘之六月同年胡光甫舍人之母郭太宜人年開九艷光甫方直樞庭先期謀乞假歸爲親壽而樞曹故事無請假例或謂仕宦之事不過適然色養之娛重於天下今世之列八坐陟三台者屈指何算求其舞萊衣於堂上垂金魚於親前者蓋十不得一也然則輟直以歸侍舍祿以稱觥亦足以動中朝之稱歎爲海內之矜式何必黽勉於王事趑趄於官程以爲太宜人榮光甫質之於慈銘慈銘讀光甫所述太宜人行事尋繹其訓惛作而言曰此非太宜人之所喜亦非人子娛親之極則也樞曹之職出內王言宣達德意宜壹以愼密勤勞稱天子指太宜人家居頤樂有子有

孫侍奉康娛餐飯日進光甫以辛巳冬始自里門入都未及三稔今日爲壽之事復請告以出是目私奪公視絲綸之地若不足重輕是豈當年畫荻和丸佐贈公以督課之意況所供者制詔之文所入者清白之祿佩囊橐筆跋涉星夜鄉里視之以爲光華顯榮在太宜人視之則猶是齏粥豆羹機聲鐙影與昔時趨庭下塾光景不異雖在天涯而母子相喻清貧自力猶不啻房闔之閒奚必辭榮就閒震動俗人以爲名高哉太宜人之誠光甫兄弟曰汝家十世庠序儒學相繼子孫但當守先業傳清芬無忝其世足矣仕宦富貴非所冀也旨哉其言之淺而深簡而其味長也古之賢母皆不慕榮利以清靜澹泊爲家教故其子孫雖躋顯要當鈞軸皆能卓然自立不以窮達易操太宜人之識行超卓固欲勗光甫兄弟居鄉里則恂恂出入爲溫恭之善人在朝廷則翼翼靖共爲豈弟之君子彼漢之萬石嚴媼以諸子官二千石爲榮晉周顗之母以三子有位於朝爲樂唐李景讓之母常以景莊不第督責其兄宋江鄰幾之母不令諸子進取謂每

逢放榜輒使心碎此皆史冊所稱賢母者猶不免世俗紛競之見以視太  
宜人所志不匱乎遠哉至太宜人之事姑及本生翁姑以孝相贈公以敬  
督諸子以嚴能貧瘁卹族黨皆婦人之庸行不足爲太宜人重其焚贈公  
時戚友之貸券容鄰人之隱匿舊儲者不問其宅心仁恕爲士君子之所  
難宜其長享期頤備見子孫連擢上第騰驤雲路晉一品之封覲五世之  
盛也

### 徐母金太恭人六十壽序

近日溫台間多方聞博雅之士余多與爲友其人皆羣羣恭謹家法孝友  
庭誥母儀熟焉能詳永嘉徐君定超字班侯余識之最後一見之知爲躬  
躬君子人也既同官戶部余罕入署然從迹益習其當官勤而廉間日治  
曹事見其出入油油然有孺子色家庭之間藹如也今夏六月中肅衣冠  
過余者數余適以病謝客既而爲書具其母金太恭人行事之略言將以  
九月七日稱六十觴乞余文以爲壽余受而讀之始知其有賢母績學登

第服官治身得於母爲多也君之言曰贈公先娶金恭人生定超而恭人歿太恭人其第四妹也舅氏甚愛定超以太恭人爲贈公繼室逮事君姑孝養備至相贈君禮如嚴賓祭祀主饋必敬必戒上下內外歡然以和贈公年三十始爲諸生兩誦於鄉遂絕進取太恭人相安守約以道德相虞樂而愛定超尤至旣生弟定湘字之均一就傅以後督課甚嚴凡飲食衣服出入行動皆先兄後弟每定超退塾親覆所受書成誦則喜賜以甘餌否則予杖定超年十五爲弟子員旣遭寇亂避兵山中定超之師吳先生及贈公之友江君湜兄弟皆依贈公以居太恭人悉賣簪珥以供食飲贈公之卒也屬太恭人勉定超等讀書務卒業毋以生計紛其志太恭人誓以身任家事米鹽煩碎自奉益儉未嘗令定超知及定湘以第一人入學踰年兄弟皆試高等而是年夏定湘遽歿定超方舉優行辦嚴赴試欲止不往太恭人力慰諭之強督就道是秋遂舉於鄉癸未成進士得封贈二代由主事加三級封太恭人於昔年迎養京師余惟古之君子有感伯奇

孝己之事不再娶者故齊之義繼母漢之珠崖令妻中壘皆圖之列女至  
李穆姜之事蔚宗尤津津焉儒者讀韓詩至黍離魯毛詩至鵲鳩未嘗不  
歎家之興衰世之隆污皆係於此慈善則致福拂戾則致禍觀於太恭人  
之行事女憲禮宗彤管有煒宜其帟帷肅雍子姓繁盛家巷和氣蒸爲景  
雲八坐起居千輪胡耆皆可操券以俟是非特浙東冠蓋詩書之家所當  
取法亦我國家內治之隆久道化成東朝堯舜珠衣玉璫含飴弄孫四海  
歸美有以致之也故樂得而序之

# 越縵堂文集

卷四

會稽 李慈銘

## 與顧河之孝廉書

河之尊兄有道足下昔秋訂契披尋見心褻辱枉存備窺旨趣旅中得此私幸實深祇以爾時國事倉黃復嬰未疾蓄疑未罄發論莫窮酬答之間每形淡漠會促別遽能不耿耿儼與發日沈懣在床不獲走送伏几削牘藉申契棕書甫及門清塵已遠南望墜涕神奪魂馳嗣聞間行抵滬遭罹大憂以兄純孝定知骨立叨附登堂得信悲泣遠隔海外生芻缺然念足下雖歎視含之文猶申負土之志貧者竭力足以仰慰日月易逝寒暑忽周思子爲勞何時忘弭比維伏日蒸霖海上煩熱動靜多預亮無虧攝弟客況愈瘁家耗罕通銅臭一官尙未到部選期復阻竟同棄疣然以錮廢之餘轉得留神經史稍事學問自悔少時頽惰失業惟知雕鏤月露綴合

蟲魚溺志殫精以爲能事八九年來粗知自返而經義充塞莫知所從乃  
先事乙部涉獵殆偏鉤稽未能復恥近世文章日衰罔識塗軌沿襲譌體  
幾類盲聾蒿目疾心冀振其弊性既好吟時成篇什鄉里傳播謬竊時名  
以致功課紛雜愛博不專比來京師所見學士大夫荒陋尤甚益痛世運  
陵遲斯文墜地愈不自揆欲以區區一簣障塞橫流前修邈然無從取質  
日下儒素惟壽陽常熟兩相國學有本原足稱碩果顧勢分鬲絕既恥自  
通它若何刑部秋濤沈兵部鑄見其著述頗具師承以一時言庶幾淹貫  
素乏投分亦未造質貴邑有張秀才星鑑者傭書都中專意漢學近與之  
往復亦一時之雋也兄樸實沈潛遠有門緒所願力貧尙志繼述祖庭扶  
絕學于已衰纂遺書之未竟不以亂雜輟業世務經心將見思適齋後更  
成鉅集與惠氏祖孫父子並盛本朝彌所勗耳抑更有進者說經之家昭  
代爲盛乾嘉之際碩儒輩興間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然至劉申甫臧在  
東陳碩甫諸先生出拾遺補闕其學愈密而尊奉西京藉薄東漢頗詆康



成以信其說故孫伯淵氏謂近來學者好攻鄭氏其患不細蓋孫氏同時若程易田氏焦里堂氏皆喜與鄭爲難而段懋堂承其師傳之說亦有違言卒之姚姬傳陳碩士輩借端排毀經學遂微不及卅年漸滅殆盡好高之過其弊至此弟嘗謂鄭氏徧註六經數百萬言既繁且博自難並絕小疵又時習識緯朝廷所尊狃于聞見間一援引以曉愚蒙不得爲過著述旣多門徒益盛復不免假託師說雜糅其間故或先後不同從違不一後儒挾私尋釁譬于江河之大求泥沙之微固無有不得者也莊珍藝有言漢學之存于今者苟有一字一句之異同要當珍若拱璧弟常心佩以爲名言至如孫氏之註書酷信緯學劉氏之說春秋尊之公羊力申黜周王魯三統之義謂夫子借以行天子事莊氏謂夏小正即連山易改其名爲夏時明堂陰陽經此皆意過其通驚世駭俗反爲宋學助之攻矣管見所及就正于兄幸教益之承近依薛中丞幕肺飢所供粗足自給潘玉淦觀察亮時相見望致殷勤爲國珍重今冬來春或由津門航海南返便道經

滬當謀暫集北風倘順載望瓊瑤諸惟盛夏自恣書不盡言

致陳德甫書

不見幾三月矣相隔不及一里海內兄弟志同道合有如吾兩人者又同在冗散閒廢中而蹤跡疏闊若是可歎可憐弟不好訪人又艱於行步老兄日日出門且聞常在子珣許而竟不見及豈竟不我思耶前承告我以意興頹賈不能作劇談又子珣述兄語每欲見詣必期振精神共參名理非可虛作閑寫而日來胸懷作惡風味轉墜故輒中止此非深相知愛之言也論難相苦養生所戒倘兄肯來則苦茗敗牀默坐相對亦足終日何必奮塵絕倒然後爲樂耶弟貧悴日甚家書竟不至生理殆絕浙中軍耗日惡一日數驚痛憤幽憂筆墨難罄近維日治經史徧攷近儒撰述蓋攷證之學國朝爲最國朝尤以乾嘉之間爲盛能讀其書者庶於經史無誤文別字謬詞枝說士生其後可爲千載一時之幸故日盡一寸書爲度或據案別錄或仰屋梁思其疑義頗亦有所論列此外唯咄咄歎咤而已

以視兄之痛飲酒熟讀離騷經爲名士者又有苦樂之間孰得孰失不必辨也昨雨後稍涼天氣清煦因偕珊士出作小遊酒肆樂坊尋覓曩跡不特何戡歌者仍依依於舊人即南國盛叢東州邵蔡亦皆睽睽老艱懃懃叩叩訝羊車之罕出責魚嶺之愆期益令羈旅蕩魂英雄短氣歎錢神之不靈書淫之爲累矣吾兄諒同斯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伏維珍重不具慈再拜上德甫大兄水新左右

越縵堂日記鈔  
卷一頁十三下

### 致潘伯寅書

頃奉手諭並蒙擲還羅菴小志獎飾逾恒遂使腐札迴榮枯詞溢潤語林未出見賞庾郎本論初成折衷叔夜方之鄙作深媿昔流雖知過情能無感發承示志中宜刪一節具承風義勉我古賢刻狀咫尺誠汗簡牘當如來旨即事芟除但弟與二周憾深創鉅迹其射影直可滅宗固交道之必無亦士林所僅見遠近同憤道俗羞稱弟初以家難頗仍屢試被放不自揣量思効明時二豎遂因之生心賣人設計甘言苦口變亂是非致違親

棄家入貲自汙二豎乘其便利爲季得官乃得包藏禍謀從與北上攘肥  
棄瘠中道背言弟上負老親下慙鄉里進退無據出處都非至庚申之冬  
老母知慈尙阻吏銓時寇氛逼江越中危甚衰親弱弟猶于蒼黃之中鬻  
田數十得四百金將謀寄都而季疋公肆無良刼歿以去老母痛恨逆豎  
兼念遠人積憂成疾京師識與不識無不賦歎而叔雲洋洋自得若爲不  
聞弟猶強與周旋未遽棄絕迨今夏五月叔雲忽得重貲儼然安富弟適  
經災疾宛轉簀牀連函呼救深拒不應延至秋初乃始投書告絕此弟與  
二周之始末也嗚呼銅臭司徒名士所耻貲郎微末尤不足言然弟旣已  
破產爲之便不得不視爲性命而二周鬼蜮百變畢力擠排使之生爲慙  
隸歿爲轉屍書生之魂羞歸舊壤窮人之影難見天日近得家書病親倚  
軀兵火之中猶諄諄以不肖官事爲念弟所以痛心疾首思食二豎之肉  
者弟雖無似幼承義方一行一言傷人是戒乃至朋友尤冀保全若此所  
爲自絕人理仇關家世非僅一身自恨力弱手辟不能白刃相報聊因執

事垂教故略及一二而已比閱陽魯通甫類藁此君不特文章錚錚近之作手胸襟志略亦足一時恨其不獲自見弟又生稍晚不及與之伸眉抵掌上下議論近日黎庶昌所上封事雖近迂闊頗多足采軍功鈔法二條具可酌擇庶常盡改部曹鄉會宜減額數京堂郎屬兼用守令舉人進士並銓丞尉縱賦時流寔爲良法其試場經論之制太高太難人生學問豈能盡通宋試宏詞最號緊密然亦無此全備此必不可行者也士出草茆好習大言往往爲朝廷所笑遂塞言路弟夙喜論事頃居輦下又值其時文遊中多有以上書相從與者自媿儒生之談難取必効又恐輕出爲當世譏通甫有云天下深沈闊達之士必不輕於一試弟雖媿其言要不敢不以此自待嗚呼賈生邈矣朱朴益多昌險倖嘗徒傷國體者耳執事開濟忠亮遇事敢言百餘年來卿寺侍從所未嘗有尙望善自攝衛爲國愛身近惟清恙休沐燕寢暫暇用布區區言繁意遠草次不宣

越縵堂日記鈔  
卷一頁十九下

致伯寅宮保書

光緒五年

辱示黽勉王事況瘁已甚兼以憂貧不暇謀刻小浮先生集未得集貲雅慕沈西鵠說文古本攷今始得見欲刻之而無由又歎醵壻亭詩甬上無人爲之重刻以南省八坐之崇東宮三孤之貴而貧如此良爲可賀小浮先生之詩是否已刻之外別有二十卷先生天懷高澹足以風世詩境真寂如其爲人巨集褻然彌深敬仰它人得者尙思爲之傳播況執事以猶子之親守傳家之集棗梨璀璨足增喬木之重其刊行宜也然弟以爲此不必亟先生蕭然人外本不急身後之名其所刻詩幽絕恆蹊已足與霽山四靈並傳於後置之江湖集中尤無媿色然竊謂此等文字不必以多爲貴譬之瘦竹孤花娟然塵表危峯奇石卓立江中勝流悅其靜妍雲客賞其寥逸儻使接葉駢葩連山疊嶂則見者必不以爲奇矣弟於近人所刻詩文多以覆瓿惟先生此集度之別架以爲適性陶情之助然尙嫌其稍多能再別擇之爲一二卷供之瓶花研格間常資吟諷彌爲佳耳今復有二十卷之刻其中名什必多萬不可聽其泯沒而執事此時清況未裕

似可留爲後圖何不即以所謀刻沈氏之說文則利益後學其功甚鉅俟寫清本後以原書還黃編修弟當爲之悉心校勘並悉補其空字未填者以副執事表揚先正之盛舉至謝山詩集版已久燬卷帙無多能并刻之則不特四明文獻之所僅恃而殘明南宋滄海精衛之心亦藉存其十一此所關於世道人心尤非淺尠弟天之憐民世所共棄而區區裒殘守墜之志一息尙存不容少解非故欲以相強也比日廷有大議聞執事爲之主持已有成議未見邸鈔不得其詳竊以爲吳御史之死震動人心古今僅見而其言則甚謬國家統緒授受甚嚴凡嗣服者即爲子道千古一揆何嫌何疑豈如小民之家操田宅之券爲血食之計必明立繼書定其稱謂以杜爭訟絕侵吞乎吳君未悉古今昧於經義孤行壹意赴死如歸其忠可矜而不免於庸人自擾弟日記中有迂儒不可與論古一條爲此發也執事處此宜審慮始終申明大義固不可爲揣測調停之言而尤當豫防數十年後之或有異論漢明故事皆一孔之儒激成之者也漆室瞽談

伏惟垂察

三十二冊  
三十頁上

復陳晝卿觀察書

正月間奉去冬手書久久未復罪甚罪甚八月朔日續奉惠教承已赴補山左掇勉河事執事在東日久留心宣防當此陽侯播災數百里中橫流昏墊人戶百萬哀鴻嗷嗷仁人君子被髮赴援甚於已溺況值得爲之勢居高而呼惟盡吾心之所當爲而已不必問主者爲誰知與不知也累觀游侍郎陳中丞所奏報於此事皆無成算勉徇人情瞻顧前後支梧而爲之若何施功若何奏效殆非可以日月計願執事多方補救隨事左右之弟窮於世久矣世亦無一人知我者然自辛未再入都至今十餘年雖貧悴冗散衆謗羣疑而以身屹立于波靡之中扶植名教激揚廉恥竊冀自附於大過獨立不懼之君子而上爲朝廷裨助風化之百一往往於義利之關邪正之辨大聲疾呼風雨如晦誠知其愚區區之心不能已也執事於鄉邦文獻勤勤紹述瓶修志之舉新證人之社詳攷王劉之附祀并



及詩巢之源流甚盛心也數十年來越俗之靡士習之壞可謂極矣即如辛酉之變摺紳通籍者無一死難其登賢書列庠序者受僞職應逆試蒙面恐後弟誠私心憂之乙丑假歸巡撫馬端敏公太守高公力請主截山講席既力辭不獲頗欲以文成良知之教提悟後生使明於人禽之幾希然以忠介人譜積漸爲教大本既立導之以聲音文字漢儒篤實之學而城闕子弟大半桓東少年益之以老奸無行之巨紳覲面喪心欲爭此席以弟不由科甲喉而闕之羣狷哇喋狂犬成市此執事前書及之弟所不欲聞也究論俗敝之始由於道光間杜主事以科甲與地方官爲市鼓扇浮薄相爲聲勢自是何主事王知府等踵而效之名檢蕩然士無矜式即滌老鄉居亦蹤迹近人喜爲翕熱漸至以秀孝爲羔雁以貲級爲梯媒而郡縣之主講者大率老癯養疴竿牘塞責其設館授徒所稱一二老師者枵腹低首時文之外一無所知唯恐學者之不來尙何能以名節相繩實學爲教乎在昔萬歷天啓間越士大夫承沈朱二相國之後自名浙黨濫

觴所至遂相率媚閹五虎五彪皆占其目其死奄禍者唯餘姚黃忠端一人戴山先已告歸鴻寶倪公官尙不達皆止削籍餘則半厠逆案鄉里以爲大恥子劉子痛心起而救之昌明正學以身爲教僅十餘年至甲申之變十九忠臣越居其三其後福唐魯桂四王之難募義糾旗湛族不顧乾隆中賜專謚通謚者至二十餘人入忠義祠者不可計數後人輯越殉義傳卷帙盈寸此又以知會稽君子之國易與爲善而風俗轉移之賴有人也至修志之事誠爲當務之急第懷之久矣丁卯之歲滌老欲以府志及山會兩縣志並舉滌老自任府志以山陰志屬馮翁馮翁轉以屬弟滌老因告署郡事李太守來請而滌老旋病事遂不果然此事談何容易越之宋施宿嘉泰志張洪寶慶志明張文恭孫月峯萬歷志皆多可議而人物尙不至濫蓋志以此爲最要且最難也乾隆李志於史有傳者皆刊舊文以從史自謂謹嚴而史無傳者率憑後人之呈報里人之采訪不辨官制不識時代夏畦馬醫已多闌入聞平景蓀言李太守修志時餘山侍郎以

少詹里居請爲總纂而概不敢與僅任物產一門餘皆金匱徐孝廉

崑崙爲

之徐本江湖小才無學識也嘉慶中徐

元梅

山陰志請朱滄湄爲之滄湄

有文學而歛人羈旅劫于里紳不能主持故其人民志敍中具有微辭而所述者益濫矣會稽志徐天池修者未得見僅見乾隆初某縣令所修志蕪劣不足論聞道光末沈墨莊所修本蕪雜不能成文其義行門中列昌安外孫氏至十餘人王蓉坡太守怒而焚之夫失時而不修文獻無徵罪也修之而不善是非倒置真偽雜糅等之穢史則不如不修之爲愈也執事所舉胡徐兩君弟皆識之胡尤交契然兩君者皆不過任校對稽發之事耳至何沈諸秀才則市井之徒以任采訪適足以爲索米之資弟於李亨特紹興志徐元梅山陰志皆嘗點改塗抹李志尤詳嘗思鄉人可與論此事者平景蓀傳節子

以禮

皆精於攷据而文筆非所長景蓀數門節子

遠宦次則陶子縝孫子宜王子獻皆份份著作之才子縝子宜專於經學

詞宗子獻視二君稍遜然文章亦雅勤力於學以任采纂有餘裕矣馬編

修學究耳此事本無所知其量力自退不强所不能固猶愈於章沈諸先輩景蓀於此事亦自附寒蟬則可怪矣周菽雲雕琢小技學無根本極其所力掇拾浮豔可師法板橋雜記等浮薄之書人品一墮萬事瓦裂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者也今年胡徐兩君及何秀才在都弟屬其先爲越中科名表一書博問詳稽附注三代及伯叔兄弟之曾登科者及官位籍貫以存人物之梗概然恐此尙非能爲況其它哉往時張鵠翁甚善李亨特志平景蓀極重徐志弟嘗與之言李志它且弗論其於鄉賢分理學儒林文苑忠節諸門已非體例至分宦蹟一門則尤謬矣徐志它亦弗論其分土地人民政事爲三類則非體矣至明志舊志之可取者如明之何尙書志以功名終嘗以議大禮被杖有清望歷官亦以能名明世宗實錄稱其有古大臣風其附嚴氏亦無實迹楊忠愍之獄以長司寇不能平反遂爲世詬萬厯志有傳而乾隆志無之商太宰周鼎居官以强執稱其祖父及弟皆有名位又以祁忠惠爲之壻質園先生爲之孫而國初降志貂褻

不與葢山寓山同死遂泯焉無傳此足見吾越先正清議之嚴也然王尙書業浩實闡黨姜尙書逢元亦受聘而志皆有傳則亦不能一例矣近日如山陰之某尙書身叢衆議會稽之某編修受職賊庭而桑梓必恭指摘不及若修志者秉筆不慎而爲某尙書等作傳請某編修等與事則此志尙可問乎執事既赴官弟亦不能遽歸竊謂此事吾輩隨時掇輯筆之於書以冀信今垂後無媿而已不必遽假官修也張陶庵三不朽圖衣冠典型肅然起敬然其去取頗有遺憾弟丙寅日記中有書後一書已巳日記中有書沈清玉先生國初人小傳後二首并近日所作擬修郡縣志略例八條錄呈審正餘不盡言

復徐壽翁書

慈銘頓首壽蘅先生閣下伏承手書一昨見召飲龍樹寺以先本生王父忌日例不出門有失趨侍罪甚慈銘于世處生人之至困負鮮民之至痛于科名榮進夙不關懷故咸豐同治之間凡十載不赴試庚午以同人牽

率強復觀場李學士以衆人遇之齒之無足重輕之列本可不必入都復爲戚友所敦迫今三試于禮部矣辛未爲宗人府官霍穆歡所抑甲戌爲貴鄉王編修所薦而怵于執利爲德不終今科爲貴鄉陳編修所荐而此君讀書似太少于經策習見之字多不能識其遇不遇皆亡足論也行年五十尙復何求俟至秋時即當浩然歸去過蒙知悉跡阻情親轉眄長辭能无悵邑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朋磨此次出山眞爲可惜行百里者半九十不能不爲之歎息也所箸書浩博亡涯涘用意亦極精密惟其書名何不曰禮記補疏或裨注之類而必曰鄭注質疑竊恐世之能讀鄭注者已無幾人而空腹高心剽宋人之議論以誣漢儒者轉得以爲口實是反爲郭公病矣書一冊增繳不宣

上閻丹初尙書書

戶部郎中李慈銘頓首謹上丹初尙書執事慈銘自歲己未入都時執事尙在郎署即聞執事清風亮節儕輩無偶願以伏處末由相見而執事旋

敷歷外臺聲績日崇中外喁望仰高希驥久積年歲今幸執事膺特簡起  
里閭入掌度支矜式朝列而慈銘湛沒貲郎二十餘年白首蓬戶飢寒壁  
立方愧樗散無能自效迺蒙執事言論之末時齒及之去年之冬周荇農  
閣學徐壽蘅通政皆嬰傳盛意潘孺初輩亦來稱述士感知已古來所重  
況以慈銘之無似都中無一人相知者而過辱盼睐拳拳無已汗顏側足  
不知所報慈銘家世恭謹以忤物爲戒而生平負氣絕俗不能隨人俛仰  
少誦鄉先生戡山劉子之書以嚴辨義利爲處世之要以艱苦讀書爲立  
德之本以難進易退爲入仕之法而尤以激揚名教嫉遠邪佞爲己任故  
每繩切士友雖貴要者不少假借稠人廣坐輒至失歡遂益見窮于世用  
是杜門不敢出入署亦不見容世之皮相者或以其少習詞章喜爲語言  
頗掇拾一二謬相稱許或亦推獎其經史之學目之爲攷据家然慈銘本  
心頗欲整齊物類申明典章以尊朝廷而清風俗其次亦欲自效一隅以  
禮義廉恥振飭人心使其日漸於教化而稍與於禮樂即不然亦冀爲天

子諫官守正觸邪裨助百一仕宦不遂年齒已暮近復多病將以明春投  
劾歸矣然於執事不能無言者執事近以御史謝謙亨之言諭令合署十  
四司輪日接見以一司官唱名如呼囚點獄者然此甚非禮也夫司員亦  
朝廷之官也其名惟君父所得呼也堂司爲僚屬其實同官爲僚亦朋友  
之類向例三年京察以朝廷大典過堂點名然其事本非體徒以習久相  
沿無人言之今此何事也而大呼姓名同之卯冊慈銘觀闔署中亦實無  
通知掌故砥厲名節矯然自好之人故俛首聽命或亦敢怒而不敢言執  
事方嚴核名實欲大有所設施奈何輕量天下士夫哉且謝御史之言亦  
當分別觀之也夫名系朝籍而身在江湖誠足爲罪然大抵出於貲郎冗  
員終身無缺可補之人內迫飢寒外無人事不得已而出都求食此較之  
營辨報銷關說書吏日在京師而無所不爲者不猶愈乎如曰凡額外行  
走者須赴署學習公事此則執事所深知者司堂之中豈有公事可學者  
乎亦嘗見一新到署者掌印主彙授以一公牘者乎蓋不過陪末座聞談



笑或以酒食結歡求得一幫稿而已慈銘以同治初到署至今未嘗與掌印主稿者一言亦未嘗以勺水邀之故竟亦不得一幫稿此其明徵也竊謂凡不告假而出京者科分在前之翰林以金貂爲餌食之媒而仍占坊局之資格此其情實可惡朝廷所當問者也六部之冗員不深求可也且謝御史原疏似專爲考通商衙門者而發則其識見亦略可知矣昔漢之蕭望之以見大將軍兩吏挾持自引出閣蕭育自言杜陵男子何詣曹爲唐之李甘以書吏唱名不肯入試凡士大夫不自養其氣而一聽長官之所爲唯之與阿相去幾何當亦執事所不喜也抑執事去冬嚴劾姚楊董三員輿論翕然以爲大快此足爲轉移風俗之一大機然近日諸司雖懷懷救過之不暇亦未聞有務爲廉退相尙名義者是則激濁揚清獎修潔以抑奔競勿以應對之捷期會之速爲諸司之殿是則尤所望於執事者也又近日畿輔大水商賈不前比屆窮冬都市蕭條人心阡危不可終日執事大農敷教宜急思安集閭閻和樂民氣以暫支極敝之世不在事事

綜覈取將渙之民而約束之恃公之知貢其狂言幸垂照察無任悚企

致仲弟書

正月十七日得吾弟去年七月初九日書知太夫人以下大小猶安所痛五月間又喪孺兒吾弟兩年來連遭殤子之慘此自門祚衰薄所致念此兒墮地之時已值吾家中落布衣淡食僅免飢寒洊遭亂離備經危苦終歲轉側一飽無時乃寇警乍平眠甫貼席忽以驚眩之疾遽悲物化薄棺二尺永棄草間孩提何辜造物何忍重降凶札實難致詳兄安居寡悰時時縈念方計歸來見兒長可及肩恐兒見我以爲生客驚而返走耳詎兒不及待我之歸先已朝露得信之下泣下沾襟隻影徬徨時若有失烏虜兄今年三十六矣眼花齒落鬢髮漸凋老境侵尋百病交作與嫂情好素異允嗣不育弟之鄰下又甚單寒卜遷之計未諧首邱之志日切仰事俯畜一無能爲徒苦老親並累弟妹耳今春本已作計南歸牽于責負未能遽脫且從客數月稍得料理粲粲驪駒改擬秋駕當于八月下旬束裝南

下九月必可抵家山桂湖濺家團圓聚在此時矣聞弟讀書課徒安貧力學甚好甚好困厄人所時有但以學問自養永紹先芬清約以率閩門謙謹以化鄰里此世家子弟所爲與人不同者也楊太守雖與兄爲累弟交但此君世路上人又現握郡符不便輕易干之兄即有言亦未必得力冠蓋中交情大率不可恃也與其謁郡將求一席之地何如閉門擁經奮功名以進取教鄉黨間佳子弟以自娛乎餘具胡友口述不宣

復桂浩亭書

同治二年八月

浩亭先生仁兄執事春明息息一晤未餒教言迨晉謁邸中又復相左徒抱問道之誠莫遂褊衣之願神馳跡阻情轉貌歧祇以鄙人久處都門乖異時好衣冠車馬奔走鸞塵之狀亦耳目所不欲聞見故往往經月啟門不通一客至六月之初晤江西尹湜軒始知執事已抱經南返私衷悵悵積月彌時迺者忽接手書遠承慰注并敝示通介堂經說五冊捧持驚喜難以言宣欣悉安抵里門道祉怡懌著書養志歲月優閒以視汨沒長安

羈栖人海奚翅霄壤至以鄙人一言爰蒙馳轍萬里開其荝塞足見扶道  
誘學之心不遺疎薄但愧弟非其人耳弟之於學少無所師闕憤早孤又  
生稍晚吳越間經師已皆奄化時之擁比設帳者蓋多不讀注疏擣昧之  
質遂無自啓十五六後喜爲歌詩駢文晝夜殫精以爲至業旣漸漸得名  
益復愛好迨得讀學海堂經解始知經義中有宏深美奧探索不窮如此  
者遂稍稍讀甲部書自漢及明粗得厓略而年亦旣二十四五矣南方早  
衰生稟尤脆甫冠之歲即得咯血症精神頓敝不副鑽摩浸遭家難田園  
半荒衣食奔走遂不能優游家術入都以後愈瀕危殆所讀之書大半已  
忘日閱不過數百行俱隨得隨失全不記憶今年四月以郎中分曹觀政  
戶部錄錄銜參吏諾間爲貧而仕尤非得已塵務經心益難自策厚辱期  
許寤寐懷慚比政料理歸計倘鄉里經亂之後薄田可耕即當養母課兒  
終身不出此後于經或有寸進亦執事肇蒙之功也來書及都中事此輩  
殆難以口舌爭弟自咸豐之季頗思上書言事旣見朝廷求治非不甚切

而公卿百寮成見未破草茅妄言必無當意故伏而不敢發乃未幾而貴州黎君庶昌之疏上黎君所條諸務不盡可行而求治之方不外乎此其疏艸則危言聳論朝陽之鳳也然得一以縣令用之旨而臺臣抨擊不使有容身地矣至執事進所著書弟未嘗不私相歎惜以爲其時之未至也咸豐之元有江蘇朱駿聲進所著說文通訓定聲被旨嘉獎賜國子監博士銜以此觀之蓋經學之運與代遞降可推而知矣然抱殘守闕以待來學本非如攻舉業者汲汲以功利爲念國朝經儒大半諸生布衣終身櫛餓而著述流傳後生小子稍知學者無不珍同圭璧執事羣經補證一書不朽業也以鄙人所見經義述聞外無與抗對幸得周覽一次迄今時刻未嘗去懷如已刊定或寫有副本望先寄示論語皇疏孟子趙注攷證俱未得讀求並賜教子遠先生當今碩儒仰高希駭爲日舊矣所惠經說已略涉一過攷按音聲以定訓詁多王氏父子所未及夫主乎文從字順以求經義而不爲新奇高眇及襍積繁碎之學則鮮有不得者至謂宋儒解

經亦儘有是處尤見持平折衷鄙人嘗細讀詩之歐本義朱集傳書之蘇傳蔡傳其議論亦間有較勝漢儒者而國朝惠氏棟之易王氏鳴盛孫氏星衍江氏聲之書專述鄭義字字抉剔亦不免自相違反蓋康成總集諸義博觀會通千慮一失豈能畢照書注既亡出於剗拾更不能無所屬亂使鄭君生于今世必不竟棄宋儒如惠氏王氏江氏之縛也至程子之易朱子之易與禮尤與漢儒相輔不北惟宋儒之患在不善學者盡棄訓詁名物以孟浪行之而謂易可無象詩書可無序則一切古書俱可不讀矣今徐君守古訓古音古義而不廢宋儒乃真能尊漢學扶鄭義者傾心委摯千萬代致誠悃其說文箋疏想亦刻成並乞一部俾得肆力海陽陳觀樓先生書已刻者幾種便時望代購一二節候漸寒伏惟爲道尊重問月館況平善吳中陳碩甫先生已於六月間捐館江南經術盡矣並聞不宣

一册五十  
七頁上

致楊豫庭書

同治二年九月

春間曾奉一檄想登籤記邇維榮問遐暢爲國賢勞福我梓桑千里鏡軌  
甚善浙東近日爲政最難紹郡逼江近隣狂寇大帥旣不遑東顧夷人團  
勇各自爲心民生傷殘又倍他郡暴骨滿野流亡未歸重以夏間旱疫相  
繼此誠鉅艱極危之時非尋常良二千石飲水懸魚所能坐理執事蘊奇  
蓄厚必能恣學于官調餉兵戎蘇復災劫而悠悠之口多未深喻或言設  
局太多或言取稅無準或言任不潔之吏或言征已蠲之租朝士大夫頗  
責備于太守雖流言出于智者而市虎譌傳易惑衆聽前日令弟子恂亦  
聞此信屬僕調停其間僕與執事誼則兄弟分則州民公義私情豈容坐  
視因即徧告鄉人以執事忠厚長官不可多得風聞影附不足據依特官  
卑齒微終恐未見聽信耳茲遇邑人南返附寄家書敬布區區瀆塵左右  
尙望督其慇直益懋嘉聲戴德含仁詎惟下走謳歌所集黎庶受慶政當  
劉范駢儀麗湯鼎祝矣僕憂與季深一無善狀頭顱如許始作贊郎近日  
百計南歸暫圖省覲而長安債負已多不能急脫海船屆冬又將守凍如

能布帆無恙直指蓬萊當以手版一行衙參郡帥敝裘裹蟲徑作坐賓亦快事也舍間僑寓柯山老母八口栖泊一椽兩弟素弱菽布不給倘燕寢餘間俯賜存問感德多矣天寒伏惟節衛珍重不宣

一冊六十  
四頁上

致周叔雲書

同治二年九月

叔雲侍御執事不見者已逾一年以鄉里十載傾心之雅輦下三載聚首之久而情狀乖露蹉跎不面遂至于此僕每與人相處即甚猥鄙無足談者偶一小別輒作數日惡況都中舍執事外亦鮮可與論文字僕何嘗不思執事而竟不相見此非僕不欲見執事不忍見執事也其不忍見之故執事思之可痛哭矣執事雖飾非而愎不知自反然清夜靜處時私念暫去天理稍來當亦未嘗忘僕僕方冀執事由此一念漸長漸熟以臻于自反之一境則執事猶可爲僕一輩人也執事之于杜□□趙□□諸人豈竟不知其無賴不肖爲清流所不齒者耶趙之狂妄不學文章鄙穢執事豈真心好而誠服之耶此蓋執事窮途骯髒深憤其見絕于僕特爲此倒



行逆施之舉暫與小人作緣耳乃聞今日執事揚言于朝盛毀鄙人而厚譽趙某是固僕所不屑辨者不特僕何至與趙口口爭即執事之文尙不足以及取重于世遑論甚所延譽況執事之口朝野所共知更何足以取信特恠執事何竟迷復不返至出此無謂之謬計爲可痛也執事又誣僕向杜某索金僕之館于周氏一年又半矣僕之迂拙無用於世相國知之僕之癩散落寞面談口鈍不肯詣貴人不肯赴衙參相國尤知之使僕有干求要謁乞憐賁緣者相國當無不知也執事與相國素厚試叩相國以僕之言信否相國當不能爲僕諱也杜生鬼蜮持刺求通且侂吳某關說誘以厚幣僕不待其言畢峻辭嚴拒吳某亦執事所素識者執事試問之當亦不能爲僕諱也執事又何苦爲此齷齪之人播此糞土之言以厚誣僕哉嗚呼毀譽聽之於世是非觀之于身僕之立身自有本末執事非不知者誠惜執事與善日遠與惡日親滄滄泚泚將于胡底僕非自辨也誠尙不忍竟絕執事故寓此書以當忠告倘執事不察其隱重而怒之則僕自

此並不忍再與執事言矣嗚呼公叔不作孝標已亡先聖有言故毋失故執事勿以絕交書觀之幸甚觸冒憲威伏待白簡不宣

一冊八十  
二頁下

致敖金甫書

同治二年十二月

湘鄉帥幕之辟仰荷推轂深媿過情弟自幼讀書本無大志詞章以外勉所留意及世故紛紜始稍究經濟之業漸有論箸然獨不敢言兵嘗謂書生知此事者若唐之杜牧宋之尹洙所論或未盡可用劉秩著作一代通才而青阪陳濤房瑄以敗況其他乎入都門以後乖迕時好益自沮喪遂反而爲攷訂章句之學既苦健忘又累寒餓病與癩臻終無所得當庚申辛酉間時事益棘痛憤之深徃徃酒後與一二知交者言稍自流露士友過聽或以爲有用世之具而弟實無所知也新政以來朝局一變上書言事者肩背相望愛我者爭相從與謂可驟進弟深恥之竊以爲朱朴陳亮輩能少出一人亦國家之福也去歲之春以窮無所得食乃假館于商城相國家東閣之窺已非義山素志今夏分曹戶部稍仰印結例銀可濟饋

鬻秋間即欲解館而相國固留三辭不聽老母在越日夜思念南歸之計  
準期來春便謁湘鄉豈非甚願但弟素性蹇拙不樂自見近日曹長如倭  
公羅公寶公或于弟微有淵源或有交游爲之道地羅公尤喜荐達或諷  
弟以所業贊之弟終不往少司寇靈公累致殷勤將欲往見適靈公來攝  
少農遂中止同鄉如朱太宰輩五年未通一刺此皆戚友所共知者今既  
未奉檄召之命又素乏承籍之資道里數千貿然端發稱 懷刺待命戟  
轅身未分明自媒求鬻固弟之所甚羞亦軍府之所輕笑也平生仰望湘  
鄉斗極岱宗常懸心目深以不得見爲恨又聞其幕中人材極一時之選  
弟又喜爲文章嘗欲譔軍興以來忠節小傳而楚南產者居十之九羅忠  
節胡文忠王壯武及江氏李氏蕭氏諸公會氏愍烈靖毅兩公尤奇績照  
耀意幕中必有遺聞佚事可訪采者庶幾輯集以償夙志至于橫戈躍馬  
固非所能即磨盾艸檄亦恐不足當帳下兒耳曹邱之辱有累良友如何  
如何惟裁覆焉不宣

二冊八十  
四頁上

與恩竹樵廉使書

同治三年十月

竹樵廉使仁兄閣下前月奉布一緘想已注籤室矣比維秉憲外臺百城風肅榮問休暢動靜納宜甚善甚善山左凋敝之餘民習夸詐整風飭吏深賴綱維賢者之勞詎能自己從此激揚庶俗扶翼皇猷開爲宅鈞不煩指顧啓孫宏之東閣標元禮之龍門宏獎風流及今彌劭弟本樗散之質乏榮進之懷猥以衣食累人驅馳輦下玷一官於陞楯違七載於巖阿邇者老母書來催歸甚急弟妹八口望切刀環顧念廬舍已焚田園半廢菱畦二頃春水不生橘社百株秋風盡失湖墅豪奪魚蟹莫給於餐井里別遷雞犬亦迷其路文度有妹二十未笄曼卿積喪三世不葬養親無可裁之黍課兒無可讀之書故復黽勉科名冀升王路庶博寸祿以贍一生而磨礪臨宮文章憎命竟以一字之嫌仍遭黜放自惟年垂四十積瘁已深十旬之中病者八九勞生強半無能復爲定計來春南旋省覲貲郎雞肋何所戀懷且當浪跡江湖浮湛旅食小車千里浮家一帆或遠詣故人流

連鷄黍或上謁當路丐索衣糧終爲太平之氓無取侏儒之关而已執事前辱致書懃懃垂念仁風所被已噓枯莖廉泉未來先甦涸轍深慙無似仰累清懷而近以璫璣窮涂稍營酒食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懽遂已積債成山典衣並篋朔風漸冽裘褐未完劉穆常飢見嗤於戚鄒陳湯無節被薄於鄉評惟恃監河之施得起閉門之臥東方可指西笑何憂平津一席業已婉辭承其固留尙未徙舍但俟資斧粗足即具敝車而行屈指下九重三之間當可道經濟灤版謁使衙尋夫注之花歷城接騎聽明湖之雨燕寢聯詩魚鳥之盟固當不負烟霞之勝予以畢悰耳初冬望夕寒月在窗翦燭裁箋不覺觀縷惟餐衛珍重不宣

報陳蓮峯書 同治三年十一月

四冊五十  
五頁下

別後倏忽三月有奇思念之勞何時忘頃承惠翰具荷殷拳弟於十月二日肅布一緘備叙別後情事至千餘言由河南提塘遞致未知已得達否吾兄政務優嫻襟期開瀉青油幕上羔雁爭迎且內行深陋事親撫弟

公私倚賴靡得間言然積勞之身所宜及時加攝中饋久缺亦非所安鸞  
膠續琴似不宜緩日下版輿迎養想已抵漳家事檀爨定多樂趣四表弟  
少年玉折深可悼懷越中舊家日漸不振聰俊子弟徃徃天殂内外宗親  
尤形零落此中表兄弟所共歎惜而我兩人措柱門戶晨星僅存尤當益  
相愛勉者也自念與兄齊齡嬉戲如在目前里黨徃還歷歷可數而侵尋  
哀樂忽過中年洊值亂離田園盡廢北枝越鳥各在天涯歸耕之期渺無  
可計弟之蹇劣百不如兄孱軀多災日增於舊十句之中病者八九近試  
京兆力盡一擲終復垂翅老母諭歸急於星火行資未集遷延歲闌冀俟  
來春束裝南下耳都中風景漸見昇平惟西事增憂回氛甚惡南中江浙  
當無再警閩疆郡縣急奏日來粵賊之毒當結於此來使恩恩書不悉意  
惟強飯自愛千萬珍重梅花驛便尙望惠音不具

四冊七十  
七頁下

致孫子九書

同治四年四月

二月之杪王孝廉計偕來京得吾兄元夜書敬稔道履神澹名山自娛約

而愈貞老而益學極平生之祕噴傳刼後之文章領袖後生巍然碩果又  
卷念交舊屬搜訪孟調遣詩將以附致青雲昌明吾道具徵高誼彌切依  
遲承示遺亂倉兄賢嗣天奪積修致鬱理莫能宣然羸博之痛無害於神  
明綿介之焚不廢其嘯詠益知子雲擬易非與童馬包咸誦詩豈關青犢  
志氣恬定自越常流者矣寶衣喋血賊庭蓉生闔門灰燼固稱完節終慘  
奇歿生不齒於鄉書死無分於廟食好德之報何遽至斯追理曩襟奚勝  
悽惻弟七年在外一事無成溷濁浮湛何堪告語日下執友惟得江右陳  
德夫一人不幸去冬奄復怛化王濛不得四十崔曙並無一星捐車笠於  
窮途銷金石於盛際悲哉出無共形入惟塊坐既蒲悴而柳歎益蚤亡而  
距危是用託於詳狂寄之媚嬖則有吳門小草京雒名花以阿翹爲宗同  
杜秋之字容兒失其笑靨審姐遜其曼聲時致尊前相爲人偶雖典衣倒  
篋弗復恤也鄉人素相往來者珊士役於官事叔雲久絕交期此外人倫  
亦尠足述弟初議春時南下行李遷延倏已入夏陸阻寇熾海逆颶炎體

閭僕單不能于役準遲金節結束驪駒耳孟調歸骨事未有端倘可知資  
以行即當執紼助引西鳬殘草再奉去三帙道遠心勞厚維頤攝臨楮鄭  
重不盡欲言

六冊十  
一頁上



# 越縵堂文集

卷五

會稽 李慈銘

## 與呂定子書

自乙丑秋得書後旋聞執事去浙省還毗陵遂不復通音問慈銘亦絕不一渡江近以謝弔謁中丞始知執事已于去冬十月入都供職執事在翰林日久計其資格已可超協局躋侍從想領袖清華便蕃光寵休聲遠聞動履多福慈銘里居披猖萬狀怨咎積盈遂取極禍老母素有羸疾益以肝氣百苦集攻醫藥失措竟于去年八月溘然棄養慈銘倉皇號辦萬死莫辭顧自私念上則先人露厖下則種嗣未立是以不敢遽死扶服告貸先葬二親已於冬中負土粗就而買地之價未償其半此外未葬者尙有六棺一妹尙未字人家中本無立壁之地隔宿之儲俛仰窮愁嗒然而已嗚呼慈銘不孝之罪大矣雖使著作等班馬功名如衛霍不足以償一日

菽水之歡而慰長逝者之心而疾病困篤年止四十而時時有飾巾待盡之事即或不遽奄化而精力枯竭已爲廢人槁骸就湮長齒士伍亦復何所得失惟是讀書爲學士之本務非必自增于知道冀倖于後名也蓋一日不能自外于天地則一日不得自棄于四民故雖苦塊羸困之中不廢攷索喘息稍定即事丹黃近爲儀禮喪服疏証及後漢書集解兩書俱已粗有頭緒但廬中旣無他書可相參校外又無所借其成否不可知耳執事志量開爽湛味道真所作文章當益大進都中過從近得幾人孫蓮士去年已作古人竊悲其文采零落所學未成又傳世者蓋已無幾夫士之奇敏秀出如蓮士者千不得一二而志力甫定芳華已謝此非天之忌才與命之不辰也蓋人秉兩間之氣以生得其清且秀者爲才人爲文士而與庸衆相稱斟轉有厚薄之異又重爲刻鍊彫琢以傷殘之故其耗竭倍易而世之爲才人文士者又多不自愛惜而誤用之纖靡巧麗之技以娛一時之耳目曾不轉瞬而已與草木同腐豈不悲哉蓮士使早以其力沈

酣經史爲根柢之學則其所詣不難上追古人今即其所存者論之其精到者固亦可喜然失蓮士之真矣執事愛士若渴定爲憮然不怡耳

復陳藍洲書

同治八年五月

辱惠書甚荷拳拳曰弟之頑鈍得尻會城廁講坐之末日與諸君子相關差甚樂願事有不可者太守旣未相知特曰它人言齒及於弟而復曰張舍人相衡量彼此猶豫其意已不誠舍人著作等身其居此宜也本不應擠而取之又聞其老而嗜利則尤不宜相校夫貧者士之常弟年已過四十矣奇窮非止一日然終未至餓死晚世士大夫之所目曰輕而吾道之所目曰細者皆由不耐飢寒公行請託資緣暮夜計較錙銖曰文字爲梯媒曰羔雁爲壘斷至舉比一席日尋干戈豪奪巧偷不顧親串而其乞哀當路婢鄰奴顏有嘖蹴所不止者廉恥喪盡師道奚言僕雖不才寧忍出此且不佞昔歲戢山之事諸君子所深知也余時撫軍傾到方至高太守之敦請不可謂不誠弟之引分固辭亦不可謂不力其覬覦之者若童編

修章御史齟齬之者若羅贊善三人之穢鄙無賴名節掃地不可謂不衆著而士友見悉者爭相勸勉曰爲越俗久偷而學廢有心世道者當思振教曰興來學不宜自潔曰爲名高即鄉里稍有識者亦頗欣欣向慕意於得師弟固自知無行能曰加人而竊悲閔後進習染浮薄多陷匪人故不自量戰胥及溺翼曰拚掇始徐徐出受其聘是其審擇自處不可謂不至慎且嚴然猶衆煦漂山群賊競起含沙集矢於一老兵之耳幾曰它事爲所侷中今豈可曰再辱乎階級不寸進學行不加修齟曲憊患之餘與京華久絕聲望益聞大吏之推分遠不如昔主人又非素交會城之地冠蓋輻湊其主講之望以此曹心目中論之較越中亦似有簡勸之分而況都講高坐則如兄等之辭章舉業元同鳳洲之經學均甫之詩古文皆非弟所能及是其傾敗尤可立覩幸諸君勿復言之溽暑想力學惟自悉護不

宣

十一冊下  
十八頁上

與譚仲脩書

同治十年

自儻從出都經秋歷冬忽將逾歲微言莫共談燕園然維勤味道腴研綜  
述作里多英絕素業益充官事何如黃綬素纒得之匪易吾曹面目尤非  
所宜鄙意不如併力校官得一眞補弦誦既暇仍與計偕似尙勝局促趨  
轅需次百里也人生餓死自有分定與其干乞殘炙覬幸腸肥不如從容  
舉比飽噉齋鬻況凌雜千古儲藏名山較之一官豈非霄壤儻緣此自處  
敢以相繩輕重之間所貴審度如以朝華恐失絳樹工嘖將欲償竹釵以  
珠冠易羅帷以金帳則雅人深致非所敢知耳書局校讐想益精覈舊唐  
紀傳已刻幾分劉宋兩書夙苦紛拏官本攷證甚不足恃足下宜悉心是  
正以成佳觀東甫合訂之版聞臧吳榮祿家何不從臾令其廣爲印布此  
書雖體例可議而便于稽覽其功不可沒也都中書價貴甚精瑤秃尾草  
騙久不過瑤離版市矣旅況落莫即此可想儻有奇獲弗遴惠書不宣

冊九十  
頁上

復樊雲門書

光緒二年九月

越縵堂文集

卷五

三

國立北平圖書館

雲門老弟足下別後罔罔積日自得手書并承惠詩情深文高讀之無數  
慈銘本不知學加以老病頑鈍薄劣一無足言吾子以絕人之才邁世之  
氣而降情逾格寵以非分清夜循省流汗浹體漢繆南歸吾子又東仲彝  
駸夫輓迹寡偶禔龔彥清紫泉諸君過從亦稀慈銘以同志勉歡強作排  
解自月之中旬以迄今日每一相聚輒詣鄉祠觀劇至五六出不厭日景  
益迫學業益荒齟齬之功非特深媿仲彝駸夫諸君亦無以對吾子然其  
故有可爲吾子言者自昔年餘杭獄起日嘗憤憤以爲法紀不立人心盡  
死近日閱邸鈔四川東鄉之事尤怒瞋欲裂後遇文昌潘孺老言咸豐初  
儋州之獄時徐廣縉爲總督江國霖爲雷瓊道枉殺良民數千其酷視東  
鄉尤甚又思去年十一月蘇撫所奏安東顧沈氏之獄雖幸照覆盆而知  
縣李恩瀚臯止革職今餘杭之獄刑部窮力研詰葛品蓮實以病死知縣  
劉錫澎壹意周內酷刑陷人驗屍之隸賣藥之賈皆已悉吐其實近雖已  
提問縣令而力主殺人之巡撫死黨同官之學政俱尙在位造意羅織之

知府方待選擢其杭州無恥之搢紳不肖之京官以及奔走招搖承緞乞餘之士人猶并爲一談癸惑清議是獄之能否昭雪猶不可知伏思我朝世廟之時法令嚴肅上下凜凜整齊畫一何等氣象高廟仁廟承奉無失至宣廟時已稍寬有容矣然德清蔡氏之獄使者一出巡撫以下牽連罷官道府縣令相率赴戍而包安吳書三案始末猶以爲十得七八降而同治初太谷員杜氏之獄愛尙書王侍郎碌碌了事山西之人至今憤懣然受賂之大吏枉法之縣令下刃之婢僕雖皆逃罪而誣姦產子尙得申洗使在今日更復何望乎鄉祠一日演節義廉明之劇傅會海忠介時事有嫂謀產殺其叔而以誣婦者巡撫巡道徇情曲法洎事得申撫道駢死不覺拊掌大快以爲禮失而求諸野世道人心之公猶有見於此者越數日復演新判官之劇拊會包孝肅事以縣官誤入人辜而致死者不得主名遂入冥司歷求之閻羅各地獄而鬼判亦復舞文改易名氏且禁錮死者使無所訴則又歎憤叱咤以爲造作此劇者蓋亦見世之顛倒刑賞憤下

不得舒故有託而言或且身有奇冤至痛爲賊吏奸胥所壓窄極呼籲而卒不申故並疑鬼神之鑿謬禍福與世無異嗚呼此屈子之天問遠游宋玉之招魂類皆推極荒怪呵問杳冥攀愁苦無聊之思歸之於無可究極之域而後世搜神齊諧之記還魂暎車之志亦皆出於晚季多故不得已而託之寓言此所以一再觀之而不已也夫優伶變演實始有唐目連救母之記見於白傅劉賓客之相謝誚故小道可觀賢者不廢上之足以警貪吏懲凶人使目省而不敢爲非次之亦足以申匹夫匹婦之幽憫結轡而慰藉於善惡之必報慈銘每見邸鈔所傳各省京控之獄有獨鞫原告百餘次而不傳被告者有一家十餘人盡死非命而上控之人即死於輦下者其它亦盈千累百無一平反雖臺臣亦屢言之而積習牢不可破又頗聞己巳庚午間直隸有夫外出不告其家人或控婦殺其夫時曾文正爲總督太倉錢中丞爲臬司竟磔其婦越三年而其夫歸官吏獨制之不得白文正之薨粹以心痛而錢中丞之卒於河南則羣言其見鬼爲厲生



疽落頭然則鬼神亦有不可盡欺而報應亦有未嘗不速者夫膺高爵享厚祿覩然居民上而民之死生禍福至懸待冥漠不可知之數以冀萬一之得直則生靈之痛尙有極耶稽之往代若唐時吳湘之獄宋時吳儲之獄稗官多志其報應明萬歷時荷花兒之獄可謂奇冤時長司寇者爲吾鄉翁尙書大立僅得薄譴而小說亦言其死時有所覩即或言非盡實而三代之直道猶於此類存其幾希是亦有心世事者之所深痛也慈銘夙喜讀律頗留心於世之獄訟聊因近日所見爲吾子陳其略寒夜鐙下拉雜書之言出無次勿以示人吾子忼慨開敏雅志用世刑獄者生人之本治亂之所由出保定又天下刑名之所出也讀書之暇或一訪之於學問非無益者幸留意比屆冬寒風霜多厲子身遠旅幸護眠食蓮池風景足娛詠歌同志數君不乏酬唱揮毫經史三餘甚長至於時文不必多作慈銘亦慙及此冬日鍵戶讀書稍補百一歲晚務閒局事應輟幸早還都門共蜡臘之祭有夫道經保陽定相晤語能悉近狀不宣慈銘頓首

與某書

光緒四年十月

足下日記中有擬簡鄙人書讀之不勝駭異弟閉門謝客舉國皆知往往數月不出戶兼旬不見一人而足下乃勸其息交絕游戒其與褻履少年爲伍豈癡語耶抑本非簡鄙人而誤書姓字耶弟之一生困阨神怒人怨者政坐避俗若浼不特熱客貴游無從狎之即高流名士亦罕能識面足下以今年入京弟通計今年所見者自足下外不過五六人皆同鄉舊識其中惟牧莊過從最數亦祇彼來而我不往禔璽次之如足下及竹實諸君則不過兩三月一見矣足下所謂褻履少年果何所指耶弟之日記遠不如足下之博雅然皆據事直書絕無文飾販夫庸豎悉記姓名不似足下之槩以道俗二字括之其書具在可覆按也豈拾某某等忌嫉之餘唾以游爲狎游耶藍洲嘗勸弟和光同塵彼固未識此四字之惜弟之以仕爲隱浮湛此間實深味柱下之言養性養身悉由於此特非藍洲意中所

有之四字也足下所言不益謬耶弟老矣於世情實洞見癡結嘗縣揣一事逆料一人雖極詭詐矯飾之才謂終不能出其所億益深知世人之不能爲善亦不能爲惡足下乃云不肯爲悠悠之目所重亦不肯爲詛詛之口所輕此又非也處世萬無中立之涂亦決無兩可之術旣不爲其目所重安得不爲其口所輕雖大聖如孔子亦恐不能兩全也且使我固無可輕則詛詛者而出於小人固爲浮游之撼即出於君子亦不過如蟲鳥之鳴何足爲意哉足下日記字字用心必傳無疑惟此書不特厚誣弟且恐世間尙有一二知者將以此并疑足下所言之無一實亦爲足下絜不小謹塗去鄙人姓字希改致他人之好交游驚聲氣者否則此亦似非足下上絜文字不如竟削去之恃愛妄言伏惟鑒宥

又與某書

昨承枉過見示日記一冊古雅峻絜名理湛然紀西山之游刻狀清新詞惜簡質時賢罕與抗也中有數條略參愚管政以質之

庫頁島詩順治康熙八十年此法元遺山甲午除夜詩大定明昌五十年也然彼是國亡後寄其黍離之感若在本朝不應有此辭氣且金源惟大定明昌爲極盛故有此語若我朝則雍正十三年之精彊乾隆六十年之豐大豈不如順治耶語更無當矣

詣某人許許皆作鄒姓氏之鄒從無旁邑此本字也若語辭之許則當作東言西午詩之昭茲來許乃本字也不當作鄒

與宗室某侍讀書當爲劉子政不當爲耶律晉卿此誤會也耶律爲遼之宗族久仕於金爲世臣晉卿之父耶律履爲金名宰相諡文獻公者是也文獻卒於金章宗明昌元年年六十一計其生於金太宗天會八年庚戌時遼亡已五年是已不當以仕金責文獻況文正乎文正生於文獻卒之歲仕金位已通顯後仕於元是當責晉卿以仕元不當責以仕金也耶律非金之宗室比擬不倫且亦非所宜言

文儒吟云文儒經世韓

孟孫容

顧山

道法中行老

苦

管

類

朱

新

韓之行業

與孫顧絕不同至以朱子與老管並言則非三代後人所知矣詩中自加句讀似以文指韓儒指孫經世指顧道指老法指管中行指朱則自古未聞有此句法且亦近於硬砌

### 復某書

僕息交絕游政畏見妄人聞妄語足下於僕非總角之好無平生之歡乃以絕不相涉之言妄埒於諍友之列誠僕所不解頃復以長牘見責詆僕爲妄且恐僕不能句讀而自句讀之吾知妄人自有所歸也足下少年得意讀一二破碎書自以爲見理已深狂譎百出僕誠未聞道亦不足稱文人然如足下者恐須息心靜氣從僕等游十餘年方可啓齒牙也僕老多病無閒氣力與後生較是非原書附還以後見絕可也

此等文字唐宋大家集中多有然余於書簡百不一存雖或用意作之而無甚關係者亦不錄以爲聽後人收入外集可也此三書尤底下不經意特錄之者一以見妄人之不可作緣一以見小慧之庸節取慈

銘記

三十冊七  
十八頁下

與秦澹如書

光緒四年十月

別來幾將十稔音問日疏每南跂風微寢饋爲輟今夏六月間忽承魚軒  
西逝之問并讀黃門述哀之辭追昔悼今甚爲黯慘想蕭然琴鶴忽痛鼓  
盆偕老情深益添白髮相望南北致奠無從既乏束芻又慙誄製即欲馳  
函奉唁而十旬九病多在牀蓐申紙者屢握管難終且赴告之函來已羈  
滯以本尉王星鋤農部書來而星鋤亦遽怛化人事遷變良可賚咨知我  
之深亮不責也弟困居都下無異囚山窮鳥枯魚不足爲喻生性不好詣  
人近益不喜見客門無轍迹坐滿素塵脫粟之餐并日而食繫纒之褐經  
冬不更林類啓期古有斯比求之今世蓋無其人五十之年倏焉已過豚  
犬之育杳然無期自去秋二舍弟暴亡亦無嗣息大想先人之祀將殄醋  
醋花時買一粗鬢近日似已有娠或冀暮甌可徵耳浙中近狀何如官事  
鉏鋤窮涂同慨晨星相望落月多思田園之計難成首丘之心彌切未知

何日得以布衣草笠相從於惠山聖水間也潘星齋丈春歸道山絳翁近亦多病酒醺風味遂以頓絕少年袞袞豈足爲羣吾道之孤良非一日冬寒風雪惟善衛興居強飯自愛風便惠復不盡所言

三十冊九十四頁上

此書未及半頃寫訖閱之尙有意理因錄存之澹如名父之子風致蕭簡正好書畫與余非素交而深相知愛惟文字則非所長余於戊辰春病居里中時與一書自謂簡雋得六朝之神而澹如復書稱其詞條豐蔚則可知矣

### 答沈曉湖書

光緒四年十二月

歲莫得十月下旬所寄書詞意簡至傷離歎老誦之黯然何其悲也吾儕貧賤不足計所恨者讀書未徧所欲言者甚多而歲月已至衰病相踵精神日劣又性命相契之友常不得在一處宴宴言笑邈若山河以積瘁之身處百憂之地此旁觀之所寒心而況身當之者乎古人所以千里趣相思之駕隔年赴雞黍之約者誠懼夫事故之不可測而相見之無幾也然

世有以芻豢爲養有以藥石爲養有以服氣導引爲養而吾儕則以道爲養所謂道者讀書安貧賤而已學經以固其神考史以充其氣吟詠以暢其性山水以悅其情故古來儒生詩人枯槁隱逸往往多壽弟行年五十矣憂傷之事無弗嘗疾疢之苦無弗備比以冗員需次久滯京邑一日之食營以兼旬隔宿之糧寄之霄漢蓋其窮尤有甚於兄者頻年入春稍覺和煦濕疾即動及將屆夏遂如痿痺偃臥牀蓐竟日寐寢展卷不能畢一葉伸紙作字不能數行每嘆風飈日暄萬物欣動雖檐際庭隙寸土之植一莖之卉皆萋榮滋翠有得時之樂而頽然七尺獨與槁木死灰奄奄造物之外往時至秋高候涼宿痼漸起嚴霜漸降頓若更生一年功力補以數月自去年後入秋輒有大病病必兼旬始愈愈不數日復病侵尋以至冬盡矣蓋生質更脆榮衛更虛霜霧之感更以易入又苦咳嗽夜中尤甚十九不寐淡沫涕洟透茵繞榻沈休文所謂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者殆又過之今年秋冬之際令弟在都所親見也然一室之內書籍丹



黃未嘗去手隨所賃之地闢地種樹循牆藝花每自荷甬抱甕躬泥水之役當興之所至雖烈日炙背嚴飈刺肌疏壤剔葉芟枝拾藥不以爲苦或新竹沿階韶花當戶綠陰碧淨清風徐來輒洒然自樂不復知身之病也性喜泉石結念煙霞雖匿跡朝市之間此身常若在空中山中故鄉巖壑無夕不入夢西郭村居霞川左右魂神所習無時或離次則謝墅瀟渚西覺項里皆先塋所在湖橋湖塘夙契所結柯山僑寄之地一旬之中亦必數夢之卽兄所居壽勝之山溪林幽蒨廬里埒深以及平時所游禹陵之蔥鬱蘭亭之清遠曹山之崢泓雲門之繚麗客中魂魄未嘗不時往來其間也故由前之所陳兄當以爲憂由後之所言兄當有以知其樂樂則神全神全則外感不能遽傷而羸腠亦足以自立夫人生少得八九十者桑榆景光儵忽電滅亦何足把翫況莊生有云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又曰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弟雖少壯失學不克樹立荒嬉懦緩百不如人幸清夜自思於倫常負疚之外尙無大得罪於名教者蓋心怯膽薄又處貧不敢爲

惡而近年在都又頗束身名教一切非分營求犇走之事概絕不爲於舉事昏狂下流之中冀稍存一息之廉恥以爲朝廷扶持清議所以報吾君而不負吾學者不過如此苟得以此沒世下見先人啓手啓足了無所恨所以區區顧戀欲留其身者豈望降黻佩於黔婁賁鼎鐘於墨允哉誠以先世尙多未葬骨肉諸殤烝烝淺土又故居久燬先人無饗祀之所無魚菽之薦不能不自責厲冀有萬一之得耳間嘗與仲彝子縝兄弟談湖塘之勝謂它日得有草堂之資當於西跨湖橋畔買地三畝以一畝作屋外爲三間中啓一門旁爲兩塾塾上各爲樓面施朱闌爲眺遠之所再進則爲屋五間中爲聽事須少修廣各四筵以供冠昏喪祭用左二間通爲一不隔以牆以爲廟寢前爲廟中設四龕遵會典之制奉四世稟主後爲寢藏遺象及祭器值四代之生日忌日皆供饋於廟設象而懸之上元清明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九薦新亦於廟朔望供香燭茗飲點心凡供饋皆八豆時果四羹一蓮茨之湯一餅餌二曼頭一薦新則三豆一湯四龕各

具禮皆止四拜不備祭器二分二至及伏臘則祭於聽事祭器備有力則具少牢於俎其尊壺籩簠盥釶敦之屬亦須視力爲之惟範銅爲兩螾以盛酒罍置兩爵以劑之又爲銅爵三以備三獻範錫爲豆十二高其足此猶易辦者也其餘則蠶盃瓦甌瓦木之盤皆可用但潔而藏之寢不它用可矣值高祖以上之祀亦皆於聽事新年懸象亦於聽事聽事之右二間爲見賓客宴戚友之地庭中小植花木疊石穿池以爲娛賞主人病則逐宿於此齋宿亦於此略放古之正寢無事則讀書其中再進又爲屋三間一堂二內內有後室放古北堂之制室外有小庭結石爲池以畜金鯉栽牡丹四五本海棠辛夷繡球紫薇幽桂綠萼梅之屬宜於閨閣者各一本上爲樓三間宜更高於塾樓以便看山樓皆儲書中間臨窗設几按左右二間窗皆可開以俛視園圃東西壁列架插書中間經左間史右間子集剛經柔史又一日閱子集窗嵌頗黎每朝睡足一捧幔則旭日滿窗隔岸之山浮青潑翠貢媚送妍光滿一室樓之後則爲庖湍之屬以後皆爲圃

三分種竹一植果木一藝園蔬一年所食取給於此如有子姓則令入塾讀書春秋於樓上冬夏於樓下塾外皆有小庭植杏桂槐柳各一以取佳兆廟寢之庭皆植李以應氏姓左塾之樓北爲龕以奉宣聖配以子思孟子漢鄭君宋朱子不敢備四配者私塾不得效學宮也有思孟無顏曾者童子讀四書庸孟先河不可不致敬若大學之出曾子宋以前無此說也右塾之樓北爲龕以奉倉頡配以沮誦史籀子夏漢許君人生先識字禮不可廢有子夏者童子當先讀尔正後及諸經卜氏小學訓詁之鼻祖也上學之日行釋菜禮朔望上香師弟齊肅後堂中樓則主人朝夕讀書之處北爲龕奉周左氏荀子漢高堂生伏生后蒼毛亨毛萇孔安國戴德史遷劉向杜子春鄭興鄭衆賈逵班固晉陶淵明唐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杜甫韓愈杜佑宋歐陽修司馬光蘇軾陸游王應麟馬端臨國朝黃宗羲顧炎武閻若璩全祖望惠棟江永江聲錢大昕段玉裁戴震孔廣森邵晉涵洪亮吉孫星衍王念孫阮元汪中凌廷堪桂馥張惠言郝懿行王引之

陳壽祺焦循胡承珙胡培翬五十五儒焚香酌醴平生嚴事所謂讀其書  
思其人也婦人不得登樓賓客不輕入塾逢宣聖生日以俎豆祭于聽事  
鄭君朱子生日亦祭于聽事去俎豆六一東坡渭南生日以四豆果醴祭  
于右寢又吾鄉有王劉之會祀陽明箴山此亦可行之生日以八豆及果  
醴祭于塾修鄉先生之敬以代流俗文昌關帝之祭子或授室則堂下有  
東西廂各爲兩間以處之主人或終則殯於聽事以右二間爲孝子之廬  
或有米粟須食廩則更於園中隙地爲屋凡此所言皆不背於古可行於  
今苟得白金之爲兩者二千即可集事約略及之以發一笑願奢詞縱繁  
而不殺聊當夢嚙而已兄養親事畢兩弟能治生產孺人甚賢下有兩婦  
有子有孫有屋十間門臨流水庭饒竹樹讀書之處蒼然見山下榻之樓  
尤爲幽絕詩文之境入老彌佳歌獻其間貧而彌樂且天懷濬定與人和  
易疾言遽色略不一形有道盎然養之素粹以視弟之剛腸疾惡褊心易  
怒何啻霄壤願益蓄精力保康強寤寐之間精神常通勿以不覲面爲恨

青山息壤茅堂有成蕭然兩翁白頭相對其樂當無量也

復王益吾祭酒書

光緒十三年八月

辱示經解續編目錄編凡二百一十六部皆近代經學大師徵言秘籍然  
尚有管見小須參酌宋确山周禮故書疏證匙所發明見聞亦隘較之金  
壇段氏周禮漢讀攷相去遠甚似可不刻邵位西禮經通論持議不根實  
漢學之大蠹戴子高論語注怪誕謬悠牽引公羊拾劉申甫遺唾支離益  
甚且多掩舊注以爲己說而沒其名此兩種者宜從刪汰桂氏說文義證  
書太繁重又湖北已有刻本其書亦無甚精義洪北江左傳詁僅存古注  
之略無所證成既刻李次白賈服解輯述則洪書似可不刻其中宜采補

者茹三樵周易二閭記

名敦和會稽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湖北總安府同知所著易學上種精貫鄭虞之義而以二閭記

爲最精其書仿毛西河白鶴主客說詩作二

丁小雅周易鄭注後定十二

卷

蕭山陳氏湖海樓叢書有刻本

臧在東輯子夏易傳

已刻又眼介虞闕

張采文訂補即臧在東所輯本

宋半塘尚書考辨

有其書丁儉卿禹貢集釋

已刻范左南詩瀟

本一

宋半塘尚書考辨

有其書丁儉卿禹貢集釋

已刻范左南詩瀟

會稽人

乾隆十九年進士官廣西柳州府知府即著三家詩拾遺者平生著述如易說書義拾遺家語證偽等甚夥今其後人尙藏其經說未刻者其書義論併多通兼有精義發前

人之所未發 宋縣初韓詩內傳徵已刻長洲王希城在東詩考異四卷

韓詩遺說二卷訂爲一卷丁儉卿毛鄭詩四卷詩攷補注補遺三卷毛詩

陸疏校正一卷皆已刻林月亭毛詩通攷三十卷毛詩識小三十卷皆已刻

包季懷毛詩禮徵已刻慈嚴豹人春秋內傳古注輯存已刻前見張

阮林左傳杜注辯證未見胡竹邨研六室文鈔有序邵瑤圃劉炫規過持

平名庚餘姚人乾隆甲辰榜眼慈有其書高江邨春秋地名考略慈有其書雷銷古經服緯順天

有其書頗謹嚴有條理 夏燠父五服釋例慈有其書丁儉卿儀禮釋注二卷

周禮釋注二卷禮記釋注四卷皆已刻丁氏之書江震滄讀儀禮私記見

惟胡氏正 呂雲里周禮補注名飛鵬旌德人貢生工部侍郎文節公寶基

而終有 宋于廷釋服未見有言蔡立青蔡氏月令輯注其書雖考蔡邕月

訂正皆極精確 王實甫大戴禮釋詁已刻近人書中亦有惟重之者宋

于廷輯論語鄭注十卷論語發微四卷二書皆未見然論語鄭注似已刻

越縵堂文集 卷五 一一一 國立北平圖書館

無疑四卷是兄本學海堂  
所刻劉經數頁不成書  
王亮先 鑒 論語正義 此書未見劉氏  
俞蔭甫論

語古注擇存一卷孟子古注擇存一卷 兩書最  
畢季瑜論語廣注 名憲曾

秋帆尚書之從子乾隆乙卯順天舉  
人書止附卷頗多存古義 葉蘭如尔正古注斟 揚州人李祖望

之有王汾原小爾雅注疏 名煦上虞人乾隆四十四年舉人官甘肅通渭縣  
知縣其書逐句為釋兼義疏注實較宋于廷訓繁

密為胡墨莊小爾雅義證 已刻入盤莊遺書 又郝氏爾雅義疏學海堂所刻  
昔年在蘇市見之

非足宜取聊城楊氏本更刻之邵瑤圖說文羣經正字王汾原說文五翼

慈銘皆有刻其書五 徐謝山說文段注匡謬 名承慶長洲人錢竹汀弟子山  
翼且有刻本

存義有鈔本近聞吳中已刻 王南陔說文段注攷 名紹蘭蕭山人乾隆五  
之其書謹守大小徐家法

巡撫平生著述甚富于說文尤精此書稿本近為天津胡觀察燭葉所得乙  
酉在津門胡君謀刻之曾屬慈銘作序慈屬其付沈子封校勘而迄今未刻

成之 鈕匪石說文攷異三十卷 此書為匪石一生精力所萃聞吳門有寫  
定本昔年曾有購刻之者匪石說文殺注

訂及新附攷兩書雖雖嚴 毛清士說文解字述誼二卷新附述誼二卷 際  
而采取未博此為勝之

盛寶山人毛中甫父慈舊 張臬文說文諧聲譜 其子成孫續補共五十  
有其書頗多古誼今失去

子香說文正俗辨字 名富孫慈 沈西離說文古本攷 近者潘伯  
有其書

王萊友說



文釋例

此為治說文者不可不讀之書實在其說文句讀之上

以上諸書皆宜隨地訪求依類增入

至經總類則莊葆琛五經小學

此珍薈最醇以

王南陔經說

近者潘何刻入功順堂

雷竹卿介菴經說

其書雖不名家法多出新意而引證辨博精確者不少

凌曉樓四書典故

少胡竹邨研六室文鈔

其中皆考辨經義之文學海堂刻者太寥寥非其全也宜重刊

凌曉樓四書典故

嚴趙鹿泉四書溫故錄

其書亦不名家法多出新意而引證辨博精確者不少

胡文甫四書拾義

族子道光丁酉拔貢瀛舉孝廉方正其書止五卷甚精雖亡友服汝莊有其書

毛西河四書改錯

此其晚年改定之本雖終不免

矜其氣然甚有功于學者故凌次仲極推重其書阮文達亦亟稱之不可不刻

又陳蘭浦東塾讀書記桂浩亭羣

經補證

同治壬戌進呈曾見之南書房諸翰林處浩亭所著書此為最佳

似皆宜刻入不可少也病耗遺

忘姑舉其略不能一一幸賜裁正附呈前年題徐氏科名記五古一首及

雜文十首聊答盛意并堯正之蒙索拙著經說本多口耳之學無可采者

以散在日記及經籍眉端一時輯錄不易又苦乏寫官擬俟病愈招邑子

及門生一二人處之寓齋寫出數卷名曰越縵經說奉正台端以待別裁

趙桐孫以四月署順德太守尊函已由津門轉寄舞承司業竟以毀卒可

敬可傷心雲想尙在署中近日星輶按臨何郡秋氣漸深惟珍衛加宜不盡百一

答王致伯牋

光緒十五年

致伯仁兄先生閣下手示誦悉承校漢志諸條字字細心具見精到昔人於家數篇卷之異未有指及者惟八體六技則王厚齋考證已疑之近儒錢氏三史拾遺中引李鄴齋之說謂六技二字是八篇之誤核之都數所謂四十五篇正合惟技篇字不相近尊說是也至每類所云幾家殆指家數爲是即觀孝經一類蓋以小爾雅附爾雅爲一家弟子職爲一篇下所云說三篇即弟子職之說也本當連系一行數之正得十一家小學十家當合揚雄蒼頡訓纂與訓纂爲一家杜林蒼頡訓纂與蒼頡故爲一家亦正合十家之數至詩之六家則齊魯韓毛四家齊之孫氏后氏傳二家合之正得六家餘之參差或傳寫有誤鄙見如此幸正之慈銘頓首

致王致甫書

頃得老弟復書甚以感愧老弟相愛之摯豈不深知去年病榻之綢繆近日考差之從臾事踰身受心切已謀兄非木人豈猶相訝惟直言太過令人難堪此老弟疏於世情亦足徵形神無閒然兄近日所處時事憤於中疾疢攻於外債務日逼文字日叢加以甲米一差智力俱困日冒陽暑常恐一旦卒然不揀有意外之憂所以必不肯考差者實以得失之心不能無有龍鍾扶掖忍死入試既無他望徒增憤怒故欲置身事外以偷旦夕之生而既已入試群起譏言明知非真亦聊自慰老弟先則百端聳動似以得取第二爲蒙注侍郎非分之知並以忠甫第三爲幸在虛前之喜兄已深怪之矣今日忽言詩文皆遭明斥東海公既直任不辭同人亦俱深信不恚似恐兄之妄有所覬且或妄疑要人而歷引羣言廣搜衆證必先令其死心闕地無一毫活路此豈人情也哉夫至近莫如父子使其子以試藝呈父其文實大謬不通萬無中理爲父者亦不忍盡情言之謂其萬萬絕望誠知其必死何妨姑俟揭曉俾之遲報數日乎老弟言前日欲言

而噉噉今日不能忍而傾囊出之未知前日何以欲言今日何以不能忍  
兄未嘗自鳴得意謂被汪侍郎國士之遇指日得主考學政也老弟何所  
激而必欲傾囊出之耶豈欲其尋仇東海推刃以報之耶抑恐其挾贄具  
東稱門生於汪侍郎耶此誠兄所不解者也聞子培言前在龍泉寺爲黃  
松泉陪弔老弟以仲弢詩語之謠明告仲弢衆見仲弢顏色頓異甚覺難  
堪皆深怪老弟何以如此兄聞之亦深爲仲弢邑邑此皆人情所不能免  
也仲弢年倍幼於兄又曾得四川之差日下隆隆向上有保舉南齋之兆  
以視兄之窮途耄齒生路久絕何啻霄壤吾弟亦何忍不令冰山雪窖中  
延一絲虛妄之春氣而必令嗒焉若死灰之不復然亦誠可異矣仲弢之  
事亦未必真吾弟雖明告仲弢而尙恐令漱翁知之誠以漱翁方移病致  
仕得此更增不快然兄亦人也雖位卑身賤萬不敢望漱翁而年則加長  
遇則加窮境則加迫老弟思之兄之一生豈有一事之如意一日之及人  
耶前此兄被派稽查甲米得信以後深知此役之苦又值酷暑甚有意外

之憂次日吾弟見過兄舉以相告憂危之意見於顏色且言書吏三次納金已堅拒之且已嚴戒僕等不得妄取絲毫而老弟必再三言當顧惜身名嚴飭僕隸兄復具言近以典質爲生然終不取陋規一介之微已明喻諸僕以汝輩眼見主人忍饑堅拒當各有良心夫此等煩辱之差兄所爲如此似亦足以質帝天告君父雖聖如孔子清如伯夷亦不過行此而止耳老弟尙曉曉言僕輩皆不可信當以聲名爲重此亦豈人情哉朋友有責善之義然必其人萬分不堪廣受苞苴不知自愛則直言以規之是友道也兄自守如此而吾弟猶觀縷不已不亦非人情耶且兄如得一光華之使膏腴之地弟劓切之猶可也今以至不堪至無聊之事拒吏如此之嚴束僕如此之急而老弟猶督責不相寬亦毋乃太過耶僕隸作事豈能時時尾其後而覘之即伯夷孔子之僕兩聖人亦不能保其一錢不取也吾弟不亦待之過高責之太刻乎兄前此聞弟言即數日不樂今日尤覺不能自堪故并明言之慈銘頓首五月十四日

與王弼甫書

弼夫仁兄同年自文從抵金陵後曾於汝翼處得一書近復從陳子香環衛得六月間手書具知勤問恬學旅居無恙至生事之拙羈寂之感仰俛蕭然古今同歎固不自今日始也琴翁老輩風流夙有深分仲容貴介劬書什百儕輩與足下同學相益金陵又名勝地秦淮鍾阜山水溫麗此之客游已爲難得君家登樓之賦可以無作耳累書承念鄙況感甚弟今年窮悴不可言都門薪米之價較去年又貴一倍寓屋自梅卿行後尙無同居者支絀憂迫日以不堪賤累南歸行李甚鉅湘中又不能輕往惟以溝壑爲了境耳夏之四月又納一妾是天津高尚書家婢年十六矣貌甚粗醜而價至百五十金悉借貸爲之所幸今已有身可告慰故人者此一事也京抵往來惟牧莊禔盒最密牧莊春間館周荇農閣學家近以久病辭館暫寓齋中禔盒亦病比迭試軍機被落亦甚不得意潘星齋丈今春竟歸道山臨歿前一夕作書與弟訣甚爲悽愴弟作數詩輓之典刑渺然思

之腹痛秋濺霞芬久不得見自去冬迄今未嘗踪跡及其家餘可知矣蓉  
生竹簾爽秋紫泉諸君間或相過汝翼則久絕迹豐樓於春中停閉入秋  
始開酒邊花下興味已盡渺然有山河之歎仲彝今年無信雲門書來言  
其近狀入都之計蓋亦甚難弟端午節事本已奇窘幸以足下去年寄書  
之力舍親王杏泉喬梓轉語連君復致潤筆六十番銀於初四日到得以  
過去事出意外至今中秋之節則索逋滿門覬望都絕不知命在何所矣  
章逢之先生宗源隋經籍志史部攷證夏初於寶森借觀一過惟一入湖  
北叢書中不能拆買幸託仲容別致一部爲感其書甚可觀也工部告假  
事前日已屬視盒轉託蔡君世傑想即日可辦矣餘容續布即請撰安不  
盡欲言慈銘頓首

### 與王弢甫書

弢夫老弟同年閣下觀蓮節日得五月二十一日通州手書並毛詩後箋  
一部發函鄭重肅帶拜惠情文蔚然諷繹再四敬承太年伯母大人高年

棄養未抵期願年伯大人五十致哀毀不越禮吾弟仰悲慈竹善慰靈椿  
盡敬盡誠必無餘感遠在京國未奉赴音束帛生芻缺然賻奠抱慙衷素  
無可言宣近已安硯使衙謬差畫蕩校文將畢勝事方滋主人既賢郎君  
尤雅秋風起後便可入都二三故人尙不寂寞汝翼以病不與考差敦夫  
仍館劉鐫師家待乘槎之信鐵香仙坪皖生儒老亦時相遇從所惜逸槁  
祭酒子九學士俱奉諱歸浙梅卿近亦丁外艱子宜數年無信子縝辛楣  
俱新有書至且分束修之餽雲門半載以來僅通一札心雲聞將來京如  
儼與早來可圖快聚耳今弟需次金陵人海之中自難獨立但得粗治朝  
夕便可不累仰俯守分俟時無足憂也兄自去年後欸欸益劇眼亦漸花  
首邱之思日以增迫平生撰述本無足言零雜辭章何與人事詩尙間作  
大率寫意不復求工以使人臨發恩恩不及書致一二大約文以考古爲  
多詩以看花遣興所唱和者周荇丈潘紱丈王益吾間及徐壽翁而已爽  
秋亦時過徃篴仙已挈家南歸餘不盡言順問起居惟時珍重慈銘頓首



答陳德夫小簡 同治三年十一月

幾幾一粒何屑於言兄病總以養心爲第一義來諭云云殊非所解此日所處非大難堪申徒鮑焦俱谿刻自處自焚其和即靈修善文亦未聞道弟雅甚取之生喜讀騷經良由此中不能無歎況吾輩幸過亂離正可稍謀衣食至於貧賤繇來所常隨俗浮沈玩世該笑有何怨憤可言耶蜀巖湛冥是君上藥碧岩花落時過不留儿上一炷香一卷書避世也可升天也可政不必覓白傅海山平甫水殿也昨約研孫今日同車出市爲秋君買繒此亦可發兄一笑者耳奉復不宣

四冊八十  
六頁上